



愤怒的爱情  
Love of Wrath

严前海 / 著



愤怒的爱情  
Love of Wrath

严前海 / 著

 中国电影出版社  
2012·北京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愤怒的爱情/严前海著. —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12. 5

ISBN 978 - 7 - 106 - 03447 - 4

I. ①愤… II. ①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38903 号

责任编辑: 秦 娜

封面设计: 春 香

版式设计: 杲 杲

责任校对: 杜 悦

责任印制: 张玉民

## 愤怒的爱情

严前海 著

---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 100013  
电话: 64296664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  
64296742 (读者服务部) Email: cfpypb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787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张/22 字数/300 千字

---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106 - 03447 - 4/I · 0768

定 价 39.00 元

还在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，宋忽岩就被认为是怪人。注意：不是怪才。他到底有没有非同凡响的才能，连他自己都说不清，也不敢肯定。可是，他迷恋音乐、迷恋“动作就是动作”（舞蹈），并不假。

这种热爱到了这个程度：有一天，他在华山路上走，听到一栋小楼上有有人在弹《谁来关注我》（Someone to Watch Over Me）。他站了半天，之后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传来声音的小楼入口，去敲那扇门。

开门的是个中年妇女。她中断了正在弹奏的《夏日时光》（Summer Time）。

“我很想看看把它弹出来的手。”

那个中年妇女把手递给他。苍白手背上有一只美丽的淡蓝色长虫伏着。他为这只姿态优美的虫子怦然心动。他轻轻掂在自己手上。她没有拿开的意思。

他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晚上。他还享受了她珍藏了九年的茶褐色干邑白兰地。

大学毕业已经十年。他没有放弃他的音乐，还有舞蹈。

他所以弄起舞蹈，是因为他觉得，如果玩爵士乐，不玩舞蹈，怕是灵与肉要分裂。

十年，他没有放弃，因为他看到了希望。这个希望是相对的。他每年都要创作一些作品。当他拿当下创作的作品与以前的作品进行比较时，他发现，他在前进。这是他的喜悦。他不断地自嘲，前进只是前进，当你往沙漠深处行走，那也是在前进。他的同学们，差不多都不再做音乐了。他们或以音乐的名义在生存，其实与想要做的音乐已经无关。

是啊，忧伤也在累积。这种忧伤是深重的，小希望在出现，但一直没有大成功。没有。那种他期望的成功只在他闭上眼睛时粼光一闪，一睁眼，他还是被遗弃在无人问津的地方。他时常揪心地想，如果他突然死去，没有人为他

感到遗憾：他最好的音乐作品一直没有传播出去，也就一直没机会打动别人，就像海面上奋勇腾起的浪涛，最终还是跌落下去。

不过放下身架，到星星点点的酒吧里去为夜晚攒动的人头弹奏，他的生存略有盈余。他拥有的小名堂到此为止。

他正是在酒吧里，认识了隆思蔚。

她当时是一名观众。说错了，是一名来酒吧的消费者。

之后——这段时间可不短，他邀请她去看他排的一个音乐剧片断演出。

她答应下来。

总监对他说，如果他不把一些中国现代舞蹈音乐剧曲调放进音乐剧片断演出，这个演出就免谈。

这是宋忽岩有生以来第一次导演的演出。

也就是说，他可以在履历表填上“导演”这一印迹，尽管这个世界上有无数导演是人们连听都没有听过的，更何况中国最如雷贯耳的导演们其实只是一大堆平庸作品的制造者。他们制造了那些惹人讨厌的情感、场所。

即便如此，如果没有妥协，就永远没有第一次。

而且，所演出的音乐剧片断，只要是外国的，都要翻译，只要是翻译的，都要干净。“符合我们的审美习惯。”总监说。想想，这可是名扬四海的《All That Jazz》。

爵士乐

靓车开

怎能不爽快

耳热酒酣

乐声飞扬

又跳又唱

夜夜欣欢

怎么能把胭脂点膝、长袜急脱、尖声狂叫、争风打斗写进歌词？“宋忽岩，这样好吧，翻译出来，是给不懂英文的人看的，懂英文的，就直接看英文好了，反正我们英文也打在上面。”

宋忽岩再妥协。

郭子晨扮演维尔玛。柔韧的腰部，配合着发自大腿的节奏，简直就是在玩弄旋律。

观众在这样的音乐与舞蹈的诱引下，腰身内部蠢蠢欲动，又有何惊奇？

宋忽岩从舞台探孔朝下望。第三排正中的一个位置上依旧空无人影。

他拨打电话时，声音装扮得轻盈可举：“在哪里呀？”

“噢，对不起，我在尚瑾里面呢。”

宋忽岩合上手机时表情可就变得凶猛了。

他撒下整个演出，撒下整个舞台，撒下剧院，撒下近千的观众，快速发动他的“萨拉-毕加索”，寻找原因。

因为说到底，这个演出是献给她的！

三个月的排练。这之前，他花了一年跑立项。

可是她竟然不屑一顾！

雪铁龙萨拉-毕加索，穿越夜色，穿越街区。

尚瑾小区在车灯下显现。好漫长！宋忽岩跟保安蛮熟，他头从车窗半探，伸出手，挥挥，保安就让这辆萨拉-毕加索开进去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粗劣作品，不装电梯。宋忽岩登登上二楼，敲敲他熟悉的门。门外的路灯亮着，里面没灯，没反应。宋忽岩贴耳在门上，听不到动静。

宋忽岩踢了门一脚，转过身，迅速下楼。

萨拉-毕加索一个转弯，车灯恰好照到两个人站在一株大樟树下亲密谈话。

路敢峰见车子向他们冲来，拉起隆思蔚躲到树后。

车子撞到树上，停下。

隆思蔚跳出来，愤怒地对着萨拉-毕加索：“宋忽岩，你疯了？”

宋忽岩跳出车子。

他跳着他与舞台上合拍的《爵士乐》，嘴里哼着那调子。

隆思蔚与路敢峰被他的动作与歌声迷惑，他突然上前抓住路敢峰胸前的衣领。

想起这几个月来的辛苦，想起他为此次演出所遭受的种种委屈，想起他为隆思蔚付出那么多的期望如今全被这个男人给糟蹋，一股怒气逼着宋忽岩又哼又唱《爵士乐》，逼着他突然一个转身，一拳打在路敢峰的脸上。

意欲还击的路敢峰昏了脑袋，顿时找不到方向。

隆思蔚抱住宋忽岩，再推他一把。

隆思蔚喝令他住手，骂他是疯子！

宋忽岩往边上一跳，又是一拳。路敢峰身子转了一圈，跌撞着扶住身边的大樟树。

宋忽岩转过身对隆思蔚。他大声地质问她答应去剧场，为什么又变卦，难道只是为了跟一个戴眼镜的家伙？

隆思蔚走过去拉住路敢峰。她用身体挡住了宋忽岩：“发信息向你道歉了。”

宋忽岩不理隆思蔚，像恶狗一样盯住路敢峰。

隆思蔚揪住宋忽岩的衣领。

宋忽岩的头越过隆思蔚的肩膀。手机响，他想起了剧院和舞台。

舞台上演的是《妈妈咪呀》中的劲歌《舞蹈皇后》。演出已经到了尾声。郭子晨在那里主跳。有郭子晨在，宋忽岩什么也不用担心。别人都说郭子晨跳得棒极了，可是宋忽岩从没觉得她的舞姿可以让他灵魂出壳。

舞台总监站在后台入口处。他是个高个子，身材细长，下腹突挺。

“总监。”宋忽岩急着往前走。

身材中等的宋忽岩在总监旁边，壮实、低矮。

总监拦住他：“你好像跑远了，宋忽岩。”

宋忽岩没有吱声。

“那《北风吹》和《窗花舞》没有领舞是人可以看的吗？”

“没有领舞？她们是不是觉得这样更有创意？”

“你宋忽岩也不是耍滑头的人。那小刘脚出毛病了，你没有二号？”

宋忽岩诅咒了一声。

“宋忽岩，你这样一个喜欢临阵脱逃的导演，叫我怎么跟你再合作下去？”

“求你啦，快别这样说。没有人比你更知道，我需要这份工作。”宋忽岩强压着在尚瑾惹来的恶气，堆上不多的笑。

第二天，戴着湛蓝色无檐帽的总监，勉强笑着，说了几句鼓励话，辞退了宋忽岩。

六个月后。

“冷吧”的夜晚总是座无虚席。

灯光由金橘色忽然被打成蓝色。小舞台上的宋忽岩指尖一动，蓝调《魔法》便从琴键上流出。本来唧唧喳喳的消费者们被奇妙的乐音震动了，场面变得静谧无声，唯有乐流击碎空虚，凌空而下，骄傲而悲伤，激越而忧郁。

不一会儿，汗珠便布满宋忽岩的额头。

手中的乐流从指间蹿出，就像是拳击手凌厉地向对手发动酣畅的攻击。

恒隆大厦。这里流淌的背景音乐缓慢、悠扬，让人感觉轻柔得有些矫情。在这里，贝多芬被打扮成白领，纵是反抗也徒劳。

隆思蔚搂着路敢峰的胳膊，登上滚动电梯。

转过一个棕色栏杆，他们走进一家床上用品店。

隆思蔚凭着女性特有的直觉，被眼前粉色的被套吸引。

隆思蔚轻抚被面：“这好吗？”

路敢峰轻声地说：“其实我最喜欢我们两个在白被单上纵乐。不过呢，大喜的日子，好像不适合用白色，是吧？你喜欢就好。”

店员走过来：“这料子是纯棉的，贴身好舒服哎。二位是搬新居要用呢？还是新婚？”

隆思蔚一扬头：“新婚。就这床吧，啊？”

“冷吧”。

客人散尽。

宋忽岩疲惫地坐在琴旁。“冷吧”老板走过来。

老板竖起几根指头：“宋忽岩，你的技巧只是一般嘛。一个月下来这个价钱吧？”

宋忽岩皱起眉头。技巧？如果他也懂得技巧，那么技巧就不再是技巧了：“你替我付房租？”

屋外的光线渐渐发力。

手机上设置的闹钟响起。路敢峰摸到了手机，关上，然后很不情愿地起身，下床。

隆思蔚也醒了，睡眼朦胧：“这么早干吗？”

路敢峰从衣柜里拉出西裤，穿上：“早上有个全球华商高峰论坛，我是第三个发言。”

隆思蔚闭着眼睛，像是在说梦话：“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，我们去把婚姻登记了。再下去就没有时间了。”

“下午吧。”

“下午不行。蛋白酶实验跑不开。明天可有时间？”隆思蔚半睁眼睛。

“明天我不行。明天一大早要跟院长到商业部办事，明晚才赶回。后天吧。”

“后天我没时间，是实验的总结报告。大后天呢？”她将眼睛睁满。

“大后天你忘了，我一整天都给博士生上课。”

“下星期安排吧。婚期又要推延了。”隆思蔚闭上眼，翻过身，背给路敢峰。

路敢峰皱眉喝了口刚冲好的咖啡。

他打理好提包，轻轻地关上门。下楼梯时，他还想着躺在床上的姑娘。她是个执著的女人。他跟她交往，并未想太多，只是想要丰富人生，可是，她竟然要跟他结婚。他用要到美国去工作做借口想推托掉，可是她说她愿意跟去，放弃她现在手头的研究，而这些研究很可能让她一夜之间跻身中国顶尖科学家之列。她的爱感动了他，也让他生发隐忧。

宋忽岩开着他的“萨拉—毕加索”进入一座人工岛，拐了三四个弯，缓缓地停在一座法式建筑前。门卫看到他，急忙打开铁门。“毕加索”滑进大院。

宋忽岩走上台阶，便看见吴浦平坐在巨大的落地窗前喝咖啡。

宋忽岩跨进门：“爸。”

吴浦平见到宋忽岩，脸上显得光彩起来。他的两道眉毛给人印象深刻，它们黑且长，左眉线条柔和，右眉则线条刚毅：“早餐？”



“不用了。昨天，给儿子打个电话不必用秘书吧。”

吴浦平发觉自己犯了个习惯性的错误。不过，让秘书做只是提醒他，明天要过来见父亲。如果真要谈什么事，秘书怎么替代得了？“今天什么日子？”

宋忽岩下意识地垂下眼眉：“是。我三十岁了。”

“那就抱歉了，不给你过生日了。我看你今天的装扮不像是回来工作的。”后面这句，才是吴浦平想说的话。

宋忽岩一笑：“好像要办个正式手续。”

吴娟走出来：“哥，好久不见。”

宋忽岩眼光落在妹妹身上，觉得新鲜。“谈恋爱了吗？”

吴娟一脸不屑：“哥！都什么年代啦，还关心我这个！”

吴娟亲热地在宋忽岩身边坐下。那首歌，就这么唱道：“我在寻求关注我的人……”

“娟，我跟你哥哥有话谈。”

吴娟努着嘴唇，不高兴地走开。走开前，她和宋忽岩拉了一回手。

“目前我身体很好，说老实话，没有你照样行，而且公司发展得很不错。我想让你从基层做起，了解我们公司的运作，熟悉个两三年，来当我的副手。十年、十五年过后，我下来了，你就要上去。没有个十年历练，想掌控这样一个大公司，并让它持续发展，能力是不够用的。”

宋忽岩将腿伸直：“我很遗憾，爸。我不适合做你的工作。”

停顿。

吴浦平平定地说：“不是早就约好了？你三十岁，如果音乐上成就卓越，你就去发展你的音乐好了。可是现在，你三十岁了，依旧……我不想让你不愉快。人的选择就是在岁月的关口上做出的。我年轻时也怀抱文学理想，可是到三十岁，嗯，也是三十岁，只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，我不得不放弃。弃笔从商，到今天，我认为我做了件正确的事。等你到了我的这个年纪，你也会这么认为的。”

“我比较软弱，放不下，也抬不起。”

吴浦平用咖啡杯砰地碰撞咖啡底碟。声音在空中划裂出一条曲缝。

宋忽岩置若罔闻。

停顿。

吴浦平平息了胸中的愤怒。

“下决心，不管事了？”

“实话实说，不是不能回来。是我不会觉得快乐。”

吴浦平想象着自己走进宋忽岩住的单身公寓。那里最大的两样东西，一是床，一是钢琴。桌子小得可怜，要把双臂曲张，它的长度不够，只能一只手趴，另一手的手指按着纸张，以免它滑动。他想象着自己掀开琴盖，弹了五个音符，自成曲调。他的前妻，宋忽岩的母亲，曾经教过他弹琴。她在宋忽岩十五岁时

死了，他把吴忽岩改成宋忽岩。他又娶了个妻子，生下吴娟。之后，他送自己并不爱的妻子去美国。她在那里找到新爱。她是这么说的。

“管几十个亿的家当，掌握着上千亿的现金流，如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驾驭着巨轮，觉得不快乐？”

“我比较自私。像一只海鸥沉迷自己并不好听的歌喉。”

停顿。

吴浦平看着儿子：“做人不能不劳而获。你想放弃财产？”

宋忽岩尽量让自己放松：“我愿意。放心，这不是饿死人的时代。”

停顿。

吴浦平盯着儿子：“你都在干什么？”

“写个音乐剧。”

吴浦平似乎若有所思：“我在百老汇看过。是好东西。不过，能卖多少钱？有人要了？”

“没。”宋忽岩有些泄气，也像是对自己不满。

吴浦平平定地说，“你倒不如先挣钱，再拿钱排你的戏。否则，你一辈子都可能排不出你的一部戏。”

宋忽岩不满，这个可不是对自己：“这也不是不可能，总归是你的看法。”

宋忽岩想走了。他在这里再待下去，也不会有任何结果，他不会有，他的父亲也不会有。这真是浪费时间。

吴浦平见宋忽岩朝楼上望了一眼：“你不用跟娟告别了。我感觉你对这个世界好像不太喜欢。”

“你是说我不喜欢这个世界？”

“不太喜欢，你太过喜欢你自已，你的那些想法，那些不开阔的做法。”

“那我是把世界当成我了。”

“这不可能。这是两回事。”

“是不可能。的确是两回事，爸爸。”

全球华商高峰学术论坛现场。庸俗的彩旗和横幅都在传播与渲染这一讯息。

一辆闪着幽光的奔驰 ML，在学术讲堂外面稳稳当当停住。当司机殷勤地打开车门，洪贞娜掖裙款款下车。她昂着身子，朝布置得一派豪华的讲堂大厅走去，丢下司机不管。

洪贞娜走向论坛会场。保安为她推开会场厚实典雅的大门。

此时，路敢峰正在讲坛上演讲。“企业发展停滞期的管理在未来的岁月里将显得越来越重要，因为这个时期管理得好，是进一步发展的基础，管理得不好，企业就会走下坡路……”

洪贞娜听到路敢峰的话，专注地站着听了一会儿。

接着，她被引进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。她一边走向自己的座位，一边小声向嘉宾为自己的迟到道歉。

上午的论坛散会。路敢峰与几个看似商人又看似学者的人在交谈。洪贞娜的保安过来在路敢峰的耳边小声说了几句。路敢峰抬头望去，洪贞娜站在远处微笑。

路敢峰说声抱歉，走向洪贞娜。

洪贞娜主动伸出手。

“你好，路教授！”

路敢峰轻握洪贞娜的手，感觉并不柔绵。“你好！”

洪贞娜递过名片。

路敢峰有点惊讶：“啊，泰仁药业总裁、董事长——不是洪钟先生吗？”

洪贞娜淡淡地说：“家父一个月前癌症去世。我们不想将悲伤过度宣扬，所以外界可能了解不多。”

路敢峰赶紧说：“深表同情。”路敢峰望了一眼刚才谈论正欢的一群人，现在还在交谈。他有个观点正想征服那群人。“不知可否效劳？”

“路教授不耐烦了吗？我有事相求。”

“哪里。请讲。”

“但有个前提，不知道路教授的停滞期管理理论是纸上谈兵还是具有可操作性，如果是纸上谈兵就算了，如果你认为具有实际操作的可行性——而不是可能性——我才会有事相求。”

路敢峰睁大眼睛，精神为之一振。

生物实验中心大楼。主任室。

隆思蔚敲门。听到里面的肯定应答，她推门进去。

章天硕端坐在大桌前，盯着电脑上的数据。

隆思蔚小声地：“章老师。”

章天硕缓缓地转过身。

“进展如何？”

“结构形态有些细微的变化，很可能这是一个契机。”

“数据要保留完整。不要因为要结婚，心情变得浮躁。”

“不会的，老师。”

停顿。

“确实不想当科学家了吗？放弃自己的专业对人生而言并不明智。”

“老师，美国那边的大学要路敢峰一定要在下月初到达，否则那个教职位就让别人取代。他不想放弃到常春藤大学这个对他而言人生最好的机会。”说到这里，隆思蔚停顿，接着说，“我考虑再三，还是陪他去。”

“你爱他甚于爱科学。你爱他超过爱科学对人类作出的贡献。”

隆思蔚低下头：“我离不开他。我可以到美国继续做科学研究。”

“美国哪会这么碰巧有这个课题组，再说，就是有，你也不可能一下子有在这个实验中心的位置和资源啊。”

“我是很难过。可是我想，我要是不陪他，我会更难过。”

停顿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也不管我的个人想法，对于婚姻，总是要祝福的。祝福你。”

隆思蔚突然涌出泪水。

洪贞娜抛出诱饵。

“如果路教授需要本公司作为一个案例，为什么不亲自前往？”她说。

“在哪里？”

“松湖。”

“松湖？”路敢峰从未听说。也许听说过，但并不当回事。

“在D市。值得一去的地方可不多。”

“恐怕不行。这几天我的日程表安排得紧紧的。”路敢峰婉拒。你吹吧，他想。

“本来我想，你如果能为我的企业的困境做出优良的策划，你的理论才有价值，现在我不这么看了。你不敢迎接挑战。那么，再见，纸上谈兵的教授。”

路敢峰的反应非常迅速：“现在可有机票？”

洪贞娜一笑。

隆思蔚静下心来做实验。忽然一下数据的出现让她大吃一惊。她迅速地做了记录。她拿起电话来。

“章老师，胆碱能神经元和红细胞发生的变化与往常不同。”

“你可以再证实一下。”

洪贞娜的手机响了。她对路敢峰做个抱歉的表情，走到一边接电话。

路敢峰问洪贞娜的司机兼警卫：“你们洪董事长的爱人负责哪方面的事务？”

司机兼警卫笑笑：“她还没有结婚。这不是秘密。”

路敢峰开玩笑的口吻：“那么情人呢？”

“我们董事长交友极为谨慎。据我所知，没有这样的人。”

路敢峰虽然并不信以为真，不过还是以特别的、新的眼光扫了洪贞娜的背影。

听完电话的洪贞娜走过来。

“公司正要我回去。有几家小制药厂想让我们兼并，但我们目前这个状况，

不知兼并是祸是福。”

“抱歉，我不了解各方面的具体情况。”

“所以需要检验一下你的理论。”

隆思蔚站在旅客出口外。她拨打电话。

“敢峰，你在哪里？”

候机厅的路敢峰一看来电，也如刚才洪贞娜做出抱歉表情，走到一边。“哈，我正在忙呢，怎么啦？”

“我爸突然来了，想看看我们，我正在机场接他呢。你能跟我一起陪他吃饭吗？”

“你在机场？恐怕不行啊。我现在正着手一家企业的事。”他语调低沉，“真的很抱歉。”

“梅西德丝”是有名的一家运动俱乐部，它有十二个分部，其中就有专为成年女子开设的舞蹈健身部。它驻扎在一座不中不洋的建筑内。

宋忽岩找到舞蹈健身部的经理。

“网上看到启示，想来应聘老师。”

“这里有下午班和晚上班。你想哪一个？”

“哪一个工资高点？”

“晚上。”

“很好，晚上。”

“是，晚上七点到九点半。”

“可以，没问题。”

“先来跳个看看再定，怎样？”

宋忽岩跟着经理走进舞厅。

宋忽岩放音乐剧《西区故事》中的一段曼波舞音乐。

他的舞姿爽快干净。

计程车驶向实验中心前面的广场。

计程车内的人并不安静。

“你考虑成熟了吗？你认为你的选择是成熟的？我认为幼稚得很。男女感情固然重要，但是那不是本质。我告诉你，我当时要不是大学教师，你母亲肯嫁给我吗？我的工作是我的本质，你母亲选择了我，其实是选择了那个本质。”隆思蔚的父亲说。

隆思蔚没有吱声。

“你妈当时是看上了我的才华，是不是？我只有那样的才华，才可能被大学接受，是不是？才可能被你母亲接受，最后，才可能让社会接受。这才是

最本质的。你现在要丢弃你的本质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哪一天，路敢峰另有新欢，你还剩下什么？”

“我做出决定了。”隆思蔚说。

“没有什么是不可更改的！你跟他结婚，我不反对。我反对的是你丢下你的科学，丢下你人生最重要的东西，跑到国外当一个贤妻良母，这违背你的人生本意！”

“爸爸，我需要什么，是你来告诉我，还是我自己知道的？”

“你知道个屁！你现在大脑里全是糨糊！我一辈子只是个副教授，指望你来当个大学里或某个有名实验中心的首席科学家，给我的人生续写精彩的篇章，现在倒好，被路敢峰搞得团团转，撒下国内最好的实验中心，跑到美国当高级保姆，你这是大不孝！”

计程车驶入实验中心。

隆思蔚显得很冷静：“爸，这是我房间的钥匙。我在实验室里会待得晚一点。敢峰也不在，就没人陪你们了。师傅，您带我爸到尚瑾小区。爸，对不起，我得把数据做出来，否则其他同事的实验会做不下去。”

入夜的松湖大道却是一条光的河流。

路敢峰与洪贞娜乘坐的车就是这条光的河流上的客船。

路敢峰翻阅着泰仁药业的简介。

“路教授，我其实一直在关注你，你曾为几家企业做过决策顾问，效果不错。我是慕名请你前往。路教授是否想改变一下你的人生轨迹？”

路敢峰放下手中的画册，抬起头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目前泰仁药业在国内制药企业中排名不下于前二十，你是否想管理这样的大型企业？”

“哈，我过几天就要到美国大学当教授了。”

“美国的大学教授薪酬待遇可不丰厚啊。”

“哈，这就是价值观问题喽。”

“所以我说你是否想改变一下你的人生轨迹。也许，我们泰仁需要你的智慧；也许，你需要这样一个大平台来施展你的理念。如果你能在企业的管理实践中做出一番惊人之举的成就来，来日你还想当教授，是不是更有意思，更有说服力？”

“洪女士到底要我做什么？”

“明天你就知道了。”

这是宋忽岩执教舞蹈健身班第一堂课。

一帮男女随着宋忽岩《西区故事》中的曼波舞动起来。

男女跳得不是很齐整，功力也大不一样。有的实在跳得差，宋忽岩想发脾气，还是压住了自己，“且慢，这是健身，哥们儿，这不是专业队。”他安慰自己。

第一节完毕。

“大家休息五分钟。”

他走到前面自己的水壶边，拿起水壶，仰起脖子喝了几口。

郭子晨走过来。

“宋老师，我倒觉得我们这些人去参加区里的文艺汇演不错。”

宋忽岩没有应答。

“宋老师不感兴趣？”

“你来这里凑什么热闹啊。”宋忽岩旋上水壶盖，“你的钱花不完怎的？”

“我就是喜欢唱啊跳啊。”

出了松湖大道，车子转入湖滨路，进入别墅区。车子停在大宅前。

大宅占地一百五十亩。夜间看不出它的阔大，不过，从路灯和建筑物装饰的灯光效果上，它散发出的华贵气息，跟湖风一道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大宅前面的湖泊闪烁着粼光。

“这是我的家，你就把它当做是你的家一样，祝你睡个好觉。”

一个管家过来，引领路敢峰：“先生，这边请。”

洪贞娜伸出手，妩媚一笑：“晚安。”

实验中心。

隆思蔚在电脑前记录着数据。

章天硕悄无声息地走近隆思蔚。

许久，隆思蔚才意识到导师在身旁。

“老师，又有新进展了。”

章天硕凑近电脑旁。

“很好。”

章天硕直视着隆思蔚，举起手中的一个红本子：“这是科技部给你的二等科技奖。你前途无量，思蔚。”

“谢谢导师的指导。”她站起来，郑重地接过红本子。

“哪里，全凭你过人的天赋。再进一步，你可以跻身优秀科学家的行列了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我知道有些人把事业的追求看作人生的终极目标，而有些人则把爱当做人生的终极目标，问题是，人，只要有终极目标，就是有意义的。这里没有对错之分，只是选择。”

“老师，我对不住你。”

“我怕的就是你有这种负疚感。我不要你这样。你没有做错任何事。我怕的是你对不住你自己。上天赋予你这样的智慧，你不好好用它，为更多的人造福，是对生命的大不敬。”

松湖的宁静之夜。

洪氏大宅东侧。

路敢峰站在阳台上。

湖水荡漾，湖风吹拂。

耳边响着警卫的话：

“她还没有结婚。”

“我们董事长交友极为谨慎。据我所知，没有这样的人。”

耳边又响起洪贞娜的话：

“我其实一直在关注你……”

“路教授是否想改变一下你的人生轨迹？……”

眼前浮现洪贞娜妩媚多姿的身影。

不仅如此，作为一个大企业的领导者，洪贞娜妩媚之外的那种内在的力量令人怦然心动。路敢峰情不自禁地呼了口大气。

他走进卧室，躺在床上，眼睛久久未合。

清晨。

隆思蔚在实验室的一个角落睡着。她的父亲推门进来。听到细微的响声，隆思蔚睁开眼睛。

“爸。”

“你一夜没睡？”

隆思蔚点点头。

“再睡吧。”

“爸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我不是小孩子，我知道我自己都做了什么。”

“我也一夜未睡。我在梦中跟你妈商量的了，你妈同意了。”

“同意了，太好了，爸，谢谢爸。”

隆父做出一个且慢的动作。

“我跟你妈商量的结果是，你继续做你的科学研究，我把家里的财产全部变卖，在美国请个保姆，服侍路敢峰。”

隆思蔚睁大眼睛，觉得父亲不可思议，是不是脑瓜子出毛病。

“不是服侍的问题。这是不一样的。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理解？”

“你想过没有，路敢峰的这个想法非常自私。”

“他不自私，他劝过我的。是我主动要这么做的。”

“为什么他就不能为了成全你而牺牲他自己，却要你为他而牺牲你自己？”



既然他需要一个人牺牲，那我拿全部财产为他牺牲好了。”

“爸……”

“我问过你的导师，他认为你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。因为在你身上，具备一种奉献的伟大精神，但是问题在于，你奉献错了对象。既然你有奉献给某个男人的癖好，我们来满足你的癖好好了。”

“爸，你真是！”隆思蔚让自己冷静下来。“爸，你是不是希望女儿幸福？”

“你听我说，对幸福的理解……”

“是不是这样希望，爸爸？”

“好吧，我知道你会说什么。你会说你陪路敢峰到美国就是你的全部幸福，这样，我就无话可说了吗？让我跟你说一句我的判断，我认为你在科学研究方面很有天赋，可是在如何把握自己人生的幸福方面却幼稚得可怜，连起码的判断能力都没有。人的幸福是建立在自己能够把握的事物上面，建立在自己的超级能量可以自由发挥的设定上面，而不是寄托在别人身上。”

“你要是爱你的女儿，现在，让我睡一觉。我很累了。”

“那就睡吧。你不醒来，我会叫醒你。”

洪家大宅。

餐厅。早餐。

路敢峰因为昨晚有了某种想法，显得正襟危坐，而洪贞娜则显得朝气蓬勃。她踩着窄底绿色拖鞋，走路婀娜多姿。

“路教授，招待不周。昨晚睡得可好？”

“可能房间的设施太好了，受宠若惊，一时适应不了。”

“那么多住几天，习惯就好了。”

仆人开始上早点。

“如果我的搜集够全面的话，路教授至今出了四本书，文章有八十来篇了，是吧？”

“相当精确了。你怎么对我写的东西感兴趣来的？”路敢峰觉得有趣。

“前年在亚太一次经济会议上，我听到你的发言，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我感觉你的许多见解，像是专门应对我们这个层面的企业似的，从那以后，我一直关注你的学术进展，当然，也关注你的学术活动。我受益不浅。怪不得美国大学会对你的学术思想感兴趣，因为你是非常注重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学者。”

“有趣的是，跟你一样，美国经济管理的学术界对我的想法很感兴趣，其实我还是有些遗憾，那就是国内企业界对我的关注度不高，这也是我想到美国去的原因之一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去美国还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。如果在国内有更好的选择，你更愿意留在国内，是不是？”